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二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

神異典第四十二卷

雜鬼神部紀事

搜神記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便笞撻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殺死遂有靈暫聞於民間謠言於巫祝曰命人家婦女作惡不傳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者見形著縑衣蔽青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乃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繼我為婦當相渡也丁婦曰謂汝是佳人也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知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著縑從索渡看曰船上無坐可坐汝恐不中載耳婦言無若翁因出華亭安處不船中暫渡之至南岸臨去翁告曰君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掩民間相聞知翁之厚意出墓相渡深有感德當有以相謝者翁遂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嫌滿不至何放棄謝翁遂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連前數里有魚千數躍水過風吹上岸上翁遂棄被覆以

歸於是日華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為一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或以為忌日也今所在祠之

宋書孔稚圭字季恭為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縣有太守云云為羽神事為山王居郡縣事一千石至常遇之季恭居郡事無恙也

徐廣之傳廣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

義之四起拜之此人曰汝為叔相有人厄可以發

之二十八父埋宅四角可以免災禍此可位極人臣後

義之遭禍之無往在縣內常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

內人無免者獨人亦盡呼義之在外獲全

早范亦初中張塘於都喪之司馬茂之往哭見驥邊

几而坐以臂刺杜牧食之

劉元字幼祖少與武帝帝常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

去游吳郡度丘山心欲詣焉夜臨風長嘯對月鼓琴

於湖池上忽聞環環音一女子相訪元曰吳王受女

豈非將軍妻乎雲云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典親

裕相得祿是主者然與何無忌不與此人恐為君患

若北還仕饒朝官亦不減收伯言荒忽不見乃在一

大溪松樹下約去虎丘三里許元乃北去仕饒官

青州刺史

宋書梁皇后傳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

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賜賜從后昔所住微音

殿前庭此殿有五間自后後常聞美人至殿前流

涕云今日今日無罪就死先死後若有靈常知之殿前

窺戶見聲聲然聞聲聲連曰太祖太祖神祝之笑

人乃得釋

八朝窮官錄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

學為忘無倦常集蘭閣以為善性懷花柳樹江南

花木茂絕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二年春劉之隱忽

見雙雉五彩分明游花上其大如絲一日中或三

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二月月即氣清歌吟

之際忽聞扣扉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之謂左右

曰我居此廬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語我乎

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一女各十六七衣服煥然容止

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性花間之客感子卿之愛故來相

謂本度君心必存意花間之事謂云曰君居正

僻無酒飲情有所懷於此一女曰此來當嘗酒

耶兄山月已斜夜將盡君豈有意乎子卿曰

夫惟有才靈願申纏綿一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向坐

者曰今宵雖離後夜可知因送子卿之室至子卿

辭曰郎聞戶聲歸同乘返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

曉女乃謂去子卿曰幸逢離後復更事一夕之歡

反生深恨女操子卿背曰明日女妹之期後即來我

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至不虞出戶不知被障是

夕一女又至其知前婦謂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

今爾與我欲勿貪多誤少誤則即當忘矣笑美風而

去於是同疑子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

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憂哉問乃子卿曰郎但

中情愛莫問閑情臨臨將去謂子卿曰我姊妹實非人

間之人亦非山精樹魅若或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

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共亦非是因緣緣際誠心無

使人曉郎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乃去常十日一

至如是數年子卿遇此婦野二女還廬廬山有康王

廟去所居千里松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並觀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二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

神異典第四十二卷

雜鬼神部紀事

搜神記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家其姑嚴酷役有程不如限者便笞撻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殺死遂有靈暫聞於民間謠言於巫祝曰命人家婦女作惡不傳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者見形著縑衣蔽青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乃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繼我為婦當相渡也丁婦曰謂汝是佳人也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知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著縑從索渡看曰船上無坐可坐汝意不中載耳婦言無若翁因出華亭安處不船中暫渡之至南岸臨去翁告曰君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掩民間相聞知翁之厚意出墓相渡深有感當有以相謝者翁遂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嫌滿不至何放棄謝翁遂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連前數里有魚千數躍水過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被覆以

歸於是日遂送丹陽江南人皆呼為一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或以為忌日也今所在祠之

宋書孔融傳融字士基為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縣有太守云云為羽神為下山王居郡縣事一千石至常避之至恭居避事無常也

徐廣之傳廣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

義之四起拜之此人曰汝為叔相有人厄可以發

一十八父埋宅四鄰可以免災禍此可位極人臣後

義之遭禍之無住在縣內常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

內人無免者獨人亦盡呼義之在外獲全

早應亦初中張塘於都喪之司馬茂之往哭見驥邊

几而坐以臂刺中板食之

劉元字幼祖少與武帝帝常無忌遂不相得乃

去游吳郡度丘山心欲詣焉夜臨風長嘯對月鼓琴

於湖池上忽聞環環音一女子相訪元曰吳王受女

豈非將軍妻妾乎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

裕相得裕是王孫然與何無忌不與此人恐為君患

若北還仕饒朝官亦不減收伯言荒忽不見乃在一

大溪松樹下約去虎丘三里許元乃北去仕饒官

青州刺史

宋書梁皇后傳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折太

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賜賜從后昔所住微音

殿前庭此殿有玉開自后死後常聞美人至殿前流

涕曰今日無罪就死先死後若有靈當知之殿前

窺戶見聲聲然聞聲聲連曰太祖太祖神祝之笑

人乃得釋

八朝窮官錄太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

學為忘無倦常集樂陶以為善性懷花柳江南

花木茂絕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二年春劉之隱忽

見雙雉五彩分明游花上其大如絲一日中或三

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月月則風清歌吟

之際忽聞扣扉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之謂左右

曰我居此廬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語我乎

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一女各十六七衣服綺整止

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性花間之客感之乎云曰是正

解無酒微情有懷於此一女曰此來為君求酒

耶兄山已於後夜將乘露若是有意乎子卿曰

夫惟有才靈願申纏綿一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向坐

者曰今宵雖離後夜可知因送子卿之室至子卿

曰郎聞戶聲歸同乘夜夜衣衣衣衣願同今夕及

曉女乃謂去子卿曰幸逢離後夜更事一夕之歡

反生深恨女操子卿背曰明日女妹之期後即大我

請出戶女曰心存恩在特望不棄出戶不知曉曉是

夕一女又至哀知前婦謂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

今爾與我復欲食多餘少寡則即當死矣笑風而

去於是同疑子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

願知之女曰但得往妻何憂哉問乃婦曰郎但

中情實莫問閑情臨臨將去謂曰我姊妹實非人

間之人亦非山精樹魅若或於郎郎必與得成不飲

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共亦非是因緣緣緣心無

使人曉郎姊妹每句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

一至如是數年子卿遇見婦野一女還廬廬山有康王

廟去所居千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並觀二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女神井壁畫一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過疑此是之與宛若李善中李謙善其宅元嘉初召廣州夜集坐侍懸燈讀詩獨操彈木輒便聞聲外有唱作聲每至契會無不擊節誦詩曰何不進耶對曰道生已久無宜丁矣始悟是鬼

元嘉四年五月三日曹娥姚鏡前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宮所入重門見一人憑几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餘人謂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逆汝汝無懼也留十五晝夜即諸術盡效之祐受法畢便還令還而不知即使人送出門乃見歸路既得還家大知上占無不驗遂乃卒

齊諸記載塘徐秋夫嘗病生在湖濱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鏡表須食和抱病須治尋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恒平昔爲業遠近患腸痛死今在湖北經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接穴鍼之竟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膿自一處并復膿祭遣人逐後湖中及眠夢鬼曰已差并承應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春奉朝請

獲神後北元嘉十四年廣陵舉進兄亡許郭女於婢弟中與之飛龍其女嫁北鄉嚴書意門也費其禮聘始成婦適忽空中怒曰吾嗚呼之氣舉門戶何利利忘義結始嫁族實之乃大惶懼還家祀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於時丹陽陶雍之爲秣陵縣令微巡尋捕逐擒獲等能引一人是太東

仗息其姓名如發之夜此役同伴往就人宿其妻音聲聞不尋焉爲作狀刺殺個中士及所宿主人一員實客通相詰問知枉道但以文書已行不微白爲通塞遠并謂知十人於郡門斬之此役役徒精能又殊耐難將死之日說知諸君若其妻役曰我難堪諒少懷慕者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殺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說死衆知其枉莫不阻泣揮手辭陶遂夜學役來至案前云昔枉殺實所不念語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顛倒而倒壓狀若風輪良久方醒有時面發紅大嬌頭反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一兒早死一孫勤家路大

吳苑烏傷陳氏有女未應著履徑上大楓樹斃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惟左著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見之舉手解衣於此是觀觀越越越乃沒人不却著黃之墓每春輒以蒼狗林黃大說祀於樹下

南朝錄陳仲舉數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中家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開門內門裏有黃人不可言官從後門往候諸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陳氏謂者云是男兒名何數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爲汝答曰爲人作遠地死仲舉聞此數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遠吏問計見何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壓斃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晉書宋朱下邱張陳者家世冠族朱某家微有孫女殊有姿色鄰人求爲妾遂以舊門之復勸而不與

鄰人恨之乃於屋屋律逐殺死其宅郭某不知後寢亦如情狀而鄰人之勢又急其財而不肯嫁女之後經一年郭某母曰汝爲兒死不孝棄親親惡惡惡汝提頭以中中提提之孫因擊血而死死之日鄰人又見其排門直入床中據枕曰君特勤惡惡惡之鬼又見其排門直入床中據枕曰君特勤惡惡惡之鬼人皆驚奔去謝娘

中書郎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皆驚奔去謝娘宋東海徐某甲向妻許氏生一男名鑄白而許氏亡甲改嫁陳氏陳氏死志誠鑄曰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鑄白非吾父也因鑄白曰鑄白欲以耕鑄鑄白也於是擇日鑄白歸諸諸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剛烈又多不任舍後遂忿忿其妻

惡逐家登陳氏曰我殺之見數日罪孽甚深害我母壽惡十今得夫自取妻家取妻家今鑄白來病與我遇害時同歸去自有期曰我今休此之夢如生將家人黃各見其形面其子足從在屋梁上住陳氏驚怖相類爲說余實鬼云不須如此驚我今死道是一餐所能圖謝陳氏中驚懼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陳氏聞聲即起而逐逐投然有聲如響實則果走出而趨之也一斬鬼矣

又吳鑑軒曰夜就臥我女生宅以爲快也當燃汝屋即見火然燄焰大猛內中捉取快似日家驚然不見鬼顧曰日語時便眠云花老花衰若許奈何桃李子盡霜早已落盡長情切似是不肖不得長成也下時鑄白六歲見主便病體漸弱大氣阻飢食鬼屢打之打處青爛日餘而死此鬼復依無間

南齊書曰揭揭弟逼為寧遠將軍轄軍轄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通以僧懷良殺通家人在都從討夜路見兩三人持劍刺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通死聞之李安民傳安民為安將軍事吳興太守常侍何故卒年五十八吳興有項神彈彈部聽奉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部必須親視下安民奉佛不食神牛者服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縣獄而牛死將屬僞令呼為李公牛家及安民卒世以神為崇

晉書傳馬嘉弟惠休宋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郡項神彈彈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

漢河記漢陽水西村有廟名土地王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魏雙仕為高郵守不信鬼神遇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起風火有二物挺出變成雙青鳥入魏雙兩目兩目時疼痛痛甚體壯熱至明日卒果書沈約傳初高祖有憾於張獲及獲平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遷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婚家相為大過曰卿言如此是惡臣邪乃解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懸空頓於戶下因病殤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名巫祝之巫言如愛乃呼道士奏亦章於天福神代之事不出已出高祖還上省書徐英脫約復還具以狀聞帝問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惡不復引引依其言而止馬建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

拔惟引所居至縣懸寓存

南史陸子春傳子春仕歷位防山戌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虎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丁神念以百姓祈禱廢置神形漆屋舍當坐樓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擒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遍名詣子春云有人見古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欲君厚德欲然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其隣以為前所夢神因鄉性醺醺名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慕供事願助

遠異記廣陵郡有舊氏之宅前有舊家祠皆有董氏語其鄉人口吾當盡主氏宅及死人老幼皆至鄉人往往見之稱吾於地下作廣陵侯鄉人因為立祠能致風雨

魏書靈徵志太祖天興四年春新與太宰上言晉民賈相昔年一二為廣門郡吏入句注西歷見一老父謂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時當大集子孫永長吾不及見之言終而過相顧視之父老化為石人相今七下檢石人見存至帝破魏靈寶紀咸陽十一年

聖武帝紀聖武帝嘗謂諸神獻帝命南嶺山山谷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如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知何故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並詣曰推策蓋俗云銀劍之美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出於山澤欲見輻輳自天而下既至見夫人侍衛甚盛帝笑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傳遂同窈窕曰請還曰明年則時復會

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出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觀之子孫傳承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子始知祖也故時人謂曰詩曰皇考無疆夫力微皇帝無疆矣

靈徵志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召見一鬼女黃裙粉黛宮欲入帝以為人吐之而還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南安王禧傳禧為相州刺史以早逝而於華神鄭城有石虎廟人祀之禧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饗謝禧即不驗遂饗像一百是月祖嘗背饗

劉勰傳勰多識為學者所宗而排毀公羊又非兼仲舒由是見讓於世永平中為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為勰引入其人葛巾單衣人與勰坐勰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其短見知在誰而過無幾見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經而出出後告家人少時當應卒宋升傳升後多振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與老鄧氏亡後十三年顯發見之何顯曰新辭今被處分為高祖長故家射者忽然流涕頓首而見臣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吳康生傳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天早令人鑿石虎畫像復就山豹和祈雨不獲命吏更取豹古未幾一兒暴長身過膝長五尺虎豹之原夏侯道遷遷後長子夫字元超歷位前將軍鎮遼將軍南兗州大中正性嗜酒居喪不戚服屢肥鮮不難口沽貨飲飲者所用父時田園貨賈略盡人間債負數有千餘餐食不足弟妹不免饑

之復縱火燒其第下詳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
母廟新登城望之真拜號泣仰言曰百姓何罪致此
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聚
雨其火遂滅士卒咸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卒
獲援軍主賊遂退走

移子刺獨鬼家
大業拾遺記帝昔淵深往仕為妖思所惑嘗遇吳

公宅難叠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為殿下後
主戴華彩冠帽青綉袖長裙綠縷縷紫紋方平履
舞女數十羅侍左右中一女迴美帝歷目之從主云
殿下不識此女耶即屬華也每憶橫雲山前乘鸞
輿此子北渡當時屬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鏡
聲華畫小研紅綉作春台令璧月句未終見陳橋
虎躍青驄馬擁衛甲車來衝入遂至今日俄以綠文
湖海畫的紅紫新羅帝帝飲之甚歡因語屬華舞
王樹後庭花屬華白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
來腹股無復往時容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
後主問帝謂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
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意詩及
寄侍兒碧玉詩小意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
陽如有意偏傍小意明帝碧玉云應別屬華斷相思
骨合銷魂遠者幾散後一相招屬華拜求一章
辭以不能屬華笑曰嘗聞此處不面復會有復便處
安可曾不能帝強為之援筆日見面無多時頗不覺
許時坐來生白媚實自好相知屬華捧詩頗不覺
後主問帝龍舟之遊宴始謂殿下致治在楚舞之

上今日復遇遠近大抵人生各圖快樂豈覺時何見罪
之深耶二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悅不悅帝忽悟座
之云何今日尚日我為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隱叱
聲恍然不見

泰山記煬帝一夕泛舟遊北海與京人十數輩升海
山是時月鉅麗曉曉輕風輕浪無聲無浪無浪似俄
惚開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為十六院中人
帝至首一人先登發唱陳後主詞帝帝亦忘其死
帝幼年與後主共遊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
旁諸臣皆後主曰德符與帝同陳後主敬愛甚於同
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欲服始者謂帝將致理于
三王之土今乃其取當時之樂以快乎生無其美事
聞陛下已開防策引洪河之木東遊雖揚因作詩來
奉乃採懷由詩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木初心謀大除
一千里力復自萬民吐嗟水敗不復返龍舟成小蝦
浮淺隨風岸海波湧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花
日脚沈空外榆梢噪鵲如今遊子俗異日使天家
且樂人間景休寄海上樓人吟嘯風風細細斜
吳宮無復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大怒曰死生命
也與亡教也爾安知吾聞別為後人之利帝怒叱之
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
起遂後主走日且去後一年歲次春下相見
乃還于水際帝力惜其死死然不日如覺悸時相見
瀟湘釣舟北七千里有一古塚白鵲初拜至日夕
即有鬼兵萬餘隨旗衛衛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
鬼兵數千步騎相輔于鬼兵萬餘鬼即各退如此竟
及一月鬼之數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

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持槍十餘人擒之至
前謂曰爾勿惱我南海神也被一小竊竊我受委遂
入此塚中此塚與公偕兵士與我力戰我戰南海
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為我誦此塚名張公言
我自來收復海河乃藏之塚中仍更遣兵臣我者步騎
逐出不恭即殺殺爾仍使兵士自此塚上往耕夫
至塚前高聲傳言長久塚中引兵出陣有 神人並
書而立于大旗下有石制戟如外還召此耕夫前亦
令傳言曰我生為報爾二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
五千餘盡皆精銳爾有項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
不可不助助也若擊我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
得爾南海海者要且休休休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兵曰不戰此塚今文須盡
死于塚前遂又力戰三戰二戰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
生擒數將及人眾復受縛之之趙張公及其眾並
斬于塚前緣大塚塚前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
塚之火煙未滅塚傍有枯骨未人甚多
異聞錄貞觀中長安城西酒店人葬父母因具甚華
一二年後忽見亡弟來客說惟謂言為兄厚葬父母
之故被差為林早葬葬既承承固不事故來清兄代
兄大驚信更多與紙錢送勢力且作其後數月又見
弟來云承承不消兄死不免去其兄應許兄言
兩京記唐法海寺沙門英律師具言其兄鬼字沙
門悲憫性而問英曰日阿奈甚甚人道人傳誦微虛
甚以師大慈又自有所見從者一百許人勿辭勞費
也吾已報云來日晚食專相候待將微便備酒脯之
類至時奉王果後付其家眾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英曰弟子不啻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時未
有佛法施下見食功德甚巨但以放生養恤孤鰥之
以福薄受罪未得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得便食因
指坐上人云是陳少為虛詐又指二人云是白起
王顯為殺人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
而自受饑餓也答曰慈心少且餘人又不相見吾貧
人不可妄作禍端所以然也因指酒舖口寺主將來
耶深就隨歸去時謂英曰我懷禪師弟子有物在當
相送城東門通化外赤居殿後何得更有物在鬼
呂不辜某耳英曰往亦居殿後何得更有物在鬼
曰祇將靈物去細者深誠取不得見在英口食道出
家無用物處必將將來言訖謝去

廣興記永徽初張瑤為南陽令嘉閣中閣前竹有
呻吟之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往之乃視曰有
神蓋者當相語其夜夜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駭
前自陳曰朱紫之亂某在兵中為某所殺尸骸正在
明府前一日為竹根所掘不覺楚痛以明府仁明
故輒投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合謂曰知是何不早
相聞乃許之明日為其棺親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
貫其左目仍加時服衣或葬城外其後令告殺一鄉老
其家將復謀謀須令夜出乃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
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投行之乃見前鬼進令馬曰明
府深夜何所之將有謀令問為誰曰前時得罪於
明府者令乃復入明日掩捕其家問之皆知逆叛治
之夜更察其巢窟石銘於前曰身殉國難死不忘忠
烈范某林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仕益州縣令考

蕭連鄉有女美未嫁適以斃棺州寺中眾月寺中先
有學生宮一房初見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
學生納之相和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
欲上道女與生審其籍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還還
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達左右縛此生以為私益學
生訴其罪非惟得此物當墮上下二衣令達人開棺
檢之果無此衣既見此物微於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
州人因從父而任父母俱已逝諸州學間不久當還
令給衣馬裝束歸以爲女夫情愛甚重

唐書高宗廢后王氏傳貽儀與后及廢后婦爭寵
廢后後廢后上上詔廢后良婦皆爲庶人因宮中
帝念后間行至因所見門禁嚴肅進飲食實中惻然
憐之呼曰皇后良婦無辜今安在一女同聲曰妾
等以罪棄為婢妾得齊婦耶泣淚嗚咽又曰陛下幸
日朕即有慮置武后知之促詔校二人百劇其手足
反接投籠車中曰令二瓶骨碎數日死殊其尸初詔
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民
婦馬門武氏孤獨無親至此我後爲備使武氏爲屈
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宮母畜勸武后頻見二
人披髮流血爲惡惡之以求死解謝即遣還家宮
後見故多駐東朝左司員外郎鄭德簡所居廳事常不寧
令來者視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崔在廳墓之下使
問之曰君生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
之爲也掘地三尺果得骨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
於是遂絕

紀聞朱希玉爲刺史西院院閉之希玉退衙忽一
人紫服高髻乘馬直入一蒼頭亦乘馬至至闕乃
下更以爲親朋來通信也及視之其人正服徐
行直入中院院門爲之開入已復閉乃索蒼頭及馬
皆紫之走曰希玉希玉命開中院但見西院除掃甚
潔帳幔團圓施設整潔希玉見之大驚乃酌酒數
十人食具器物盡金銀也希玉見之大驚乃酌酒數
之以前驅連出閉其門明日更聞如舊矣希玉封
閉畢驚死荒郊二年而希玉卒

太平廣記載天祥仁傑爲常州刺史其宅者因先
時刺史死者十餘輩保初至白官舍久凶先夜無
畏居者且慷慨號哭已不可居諸舍他處保曰刺史
不令本宅何則舍主命去封鎖善治死而不疑數夕
諸怪奇其不可勝記保怒詰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
故爾語其何爲不識分理及乃以邪枉正於是其神
速聽明教若鬼魅何敢欺十吾無懼改之念徒爲
千變萬化耳必要相見何不以禮出耶斯須有一人
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置階下體體爲
極極所穿楚痛不堪思頃前數公多欲自陳其入極
死幽達不達以至今僕君誠能改非何敢遂還於
此言訖不見明日保令發之果如其言乃改葬曰
此冤說

生於閨中再嫁者新人在淮南書亦和甚平苦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若曰必死矣又問佛其遺教是
非各曰同惡其異耳別有大德仙品慈愛之司出有
入善之化其遠大救其餘悉知人間所說今不具
言彼此萬累難盡不取他問因欲何語各曰某中
珍奉亦備備無累不致可致耳胆即令備之既至
索別尋繹之而食向口知畫及微之漸見其慈微
其使曾有老姥不肯同坐妾曰伊是賢人不問孝小
謂胆曰此是素所結拜不識耶胆乃定念令別備飯
其待者頗多不識問呼名字乃定知定京遂日多
窮紙人奴婢所遇之名問妻妾曰皆君所與者乃知
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妾曰往日日常并一金環合于藏
于堂壁西北斗拱中無有人知處取果得又曰豈
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胆曰美娘此時確葬地下
豈受藏乎各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相熟
之而泣妻曰莫疑兒難教却抱忽不見胆令下藥
帷中縫掩延知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其中
居何處各曰在舅姑左右胆曰娘子神靈若此何不
還返生各曰人死之後魂魄與處者有所緣否不關
形骸也若何不論尋中安能記其身也兄見之後都
不記死時亦不知葬葬之處錢財奴婢若盡則知至
如形骸實總不曾憶耳而掘後及深胆曰同穴不遠矣
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豈同形骸至極轉實不不見何
煩此言也胆曰婦人沒于地下亦再遇乎各曰死生
同流良非各異日兄堂上欲寄兄志與兄北庭都
護那兒親望明遠見善志雖然上下各開得兄胆聞
慟然感傷而贈詩曰尋陽柳半死延津劍沈沈如何

宿宵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誠欲留各可乎
胆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秦魯唐雄
情而不爲言志之事人々何來遂裂帶題詩曰不分
殊幽閨那堪與古今陰陽遂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
蘭階秋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
胆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叩門聲
遂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望司督責是泣而
起與胆談別恨終必欲以附之整衣聞香信然不與
世間問此否何方得答言葬葬香兒來堂上見賜
胆親手曰何時再一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扇予
與胆爲念胆答一金釵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
留自非四十年內若于墓祭祀部無益必有相礙但
于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兄當
得也恐恐不果久請願自變蓬車而去揚袂久之
方滅來者皆見車見唐胆手記

廣異記聞元中有十人家貧投河朔所抵無應者
憐其壯意將投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南
路不可及留宿外舍可乎奴曰請曰郎君乃人須臾
聞曳履聲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委度閑達眉然秀異
命逐客者相拜滿曰行不得無若乎有數處不足尋
長者多竊怪其異且欲察之乃俱就館館能清論
說齊周已來了了音自見客問名曰我須用荀李
和元因言迷居此爲令改酒微惜惜潔而不甚有
味有項令具糧舍中邀客中邀客人仍飭一婢侍宿客憐
款押乃問曰郎君今爲何官曰見爲河公主僕慎勿
說也俄聞外有呼聲受痛之聲乃顧于窗中窺之見

主人據胡牀列燈燭前有二人被髮裸形左右呼草

鳥隊其血流至地土人名某怒曰更敢暴我乎客
謂曰何人也曰何須強知他事尉問之曰黎陽令也
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牆以此受治也客驚起之明
且顧視乃大家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若士黎陽令
果黎陽曰是客曰能奪之令喜乃召人具其說之令
曰信否乃乃贈之鄉正具統統萬束積于垣側一日
令率者縱火焚之遂爲其難曰即愈厚以謝客而
不告也客嘗還士其處見一人頭而燧燧身衣敗絮
踰于牆中直前問客不識也曰君鍾離前寄宿否
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爲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
意者自還鍾離客長愧憾之爲說諸情其故衣以
贈之鬼忻受遂去
灌湘錄元元時該所在功勞烈士員女者結令正嗣
記之江州有張安者姓張拓不偶有時偶得常數市
中人或奪之則令其以于千鍾足跡終不悔恥時
或得者甚多遂漸調習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
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詣州牧求立祠廟言
詞凄愴人莫生存時李元高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
聞左右居曰逐朝服而生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元
問曰汝已死何能復化知人言詞明然其兄于余得
何道致此必死先言余即與汝談嗣宇之事其魂曰
大凡人一聚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骸有靈則室與
混元夫之靈無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骸有靈則室與
混元夫之靈無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骸有靈則室與
混元夫之靈無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骸有靈則室與
料某事自明可以敢自認何無死後之重耶况洋
生主生之日不以生爲生死之日不以死爲死其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三卷目錄

雜見諸部記事二



神異典第四十三卷
雜見諸部記事二

瀛洲錄事時安史之亂方亂邢州正在魏魏刺史頗有安史之志長安守威者以文武才海自負自長安潛行因往邢州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忽於路傍古墓間忽有一少年手攜一劍亦至問問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避說之士欲入邢州說州牧今立功報君少年曰我亦避說之士也守威喜而擁共坐草中論以世亂少年曰君見邢州何解以說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祚上皇又存佐國大臣足得實力同心以冀滅賊類故不假多辭附其機變而奉我教也可謂乘勢因時也少年曰君却其不一知其二今太子傳位上皇猶在君以爲天下有上耶有歸耶然太子至靈武六軍大臣擁戴以爲天下主其如自立不來也從欲使天下思又焉得爲天下主也設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窮靈蓋收復京城惟撫而輯之將賞軍功亦行役而聞之則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不天下我未聞

自負不孝之名而欲誅不忠之輩欲安天下事豈必待仁主得位君無說那牧我若可說早已武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出兵嘆曰我何之昔劉琨聞天下亂而喜我今遇天下亂而憂少年乃命行誦一大林及達曙主林下見白鶴人皆擐甲執兵乃少年之從者少年率酒僮同歡語而問謂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當聽之但問長安必可取實感也太子新受位自賤而貴者多矣謝之機也人皆思治亂安君但以治平之術十端內諸侯因依而進何處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謝而回纔行十步已來朝之不見乃御請林下訪之唯見張葛甚多

廣異記唐建康常史叔道通覽詩典雅有文藝性耿直清直以世業自向家近清溪常去日獨生有黃衫小兒齋書與至蘭前曰朱秀才相聞來未嘗識也甚怪之始覺其云吳郡朱秀才未均白常尚十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靠近在西國幸爲高郵忠奉顏色本有一詩云平生遊城郭漫沒憂旅櫛自畏窮人世不知秋與春牛年久來牧松栢茂成新分絕事馬好甘隨風莫憂何處清風至君子至爲歸朝望盛名德依依竹長寬千年何日暮一室動人神尚不如在望通風見易逢高明惟無向與折旋其紙素片成常帶髮以感寒殊深嘆久之乃爲答書感懇切切仍直慰期時與相見既去令隨處之至矣四一里云外壙中主期夜爲具酒果須臾聞叩門見而小兒云朱秀才來過夷夷東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履年可五十許風度雅雅有清致與秀才方口侯家前時本州舉秀才高第蜀四方多難遂無官情

尉居李心陳永定未終此地地處虛靈靈欲風味幽明略說遂將謝迎李固良曾大君子不見慈親得甲戀懷何家如之長客曰僕以那方不意安室所在咫尺間承業幸取殊願狀願實多因就年飲酒問其家陳問事皆歷分明曰云片片從子受時武帝恩幸無臣帝有鐵金鑄野風爐烟王栢學尾林邑可獻士寶深謝沉香漢代官帝所儲借於承雲殿講見意將以賜賜明太子雖時有日晡四家葬時元陽四變瑞霞後一掛相認那那果乃去元帝一日大明深已寄之爲相來魏州王書樓王講論語至於見醫者必登座活不爲淺平大然乃脫殺之又晉祇北虜子斬一碑碑下滿城江城乃見書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書晉書曰太人時帝履數騎侍郎就家漢東受印殺自僕則曰殺者已下數百人就拜拜買米案已奉命命本有其榮林寺少事

陶先生頗多藝術若遇命命客回空大境氣感感雲又禁諸器物悉在雲中爾又帝詔東陽風林寺少利往未去津吏於江中催一櫓木正與諸柱相符合性主者極工農賦喪津道不絕以備濟濟而靈生最後陷陷者城域中木米櫓經武官暨較進諸宮中無木於南門中書中委得四尺書卷遂經所未給而謂者所得人爲長和悉謂其助命軍士以二頭大龍引殺之龍去元費元亦無異也陳武帝時爲人解解天下大禍自餘日又說陳武帝時家當被殺人補保以自衛者包氏北官吏所說道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數相來什說竟與時才其濟果成

密交親家者有苦因省預報之後疾病甚危予謂曰可命追君為長史吾亦預察此職蓋非九隸其選莫此貴當無比人生會當有死縱復遲延年何似居此地當當辭也遂欣然不加藥數日而卒乾元中有張守一為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獄死因出免者甚多後當早朝有白頭老人僂僂來杖詣馬前拜謝守一問故諱遜從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因之父也詢明畢跪無以報聰明公偏有切身之求或能致耳請受教守一曰賢子無非非我祖法傳恩不敢當此亦刻九軀願得自給幸無勞苦再三慰遣之鬼曰若爾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見復爾有語賜城中縱騎守一於會中覓見上人家女姿色麗絕相悅之而防閑甚密計無從出試呼前鬼頗能為我教否否詔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其時可七日足矣得非變化相愛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僕以他物代取其身遂營寂靜之處設帷帳有頃奄然而至良久須臾曰此何處唯守一及鬼在傍始云此是天上天使因與就晚情愛甚切至七日謂女曰天上人間當無異歡會尚速便爾乖離如何因流涕取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後私覓女家云女年十歲不識人七年而後後緣十年又逢此鬼曰女昔相召便當奉談今奉來一丸此能點化情骨為骨歸刀便之實者賦公實之有急當用因獻而去來如鸞鴦許大至代宗時守一以持法真平為酷吏所構流徙極末資用舊場乃以藥點骨信然之取給藥盡遂斃

至五六里而杳冥忽絕於道側見人家試問門者云是王將軍耶其亡父有稱王將軍者乃通言參議將軍出與守相見叙敘意因問諸節節為設饌中夜酒酣令呼連陰三娘唱歌送酒三娘至容色甚麗尤工習胡旋舞及曉別去劉軍夫人傳語令員籍持及黃戲花紅來報後數日東歸遂送所求物將軍相見慰悅留宿如初翌問何以不見連陰三娘將軍云已隨其人還京矣明日辭去出門不復見也但婢丘麗望慷慨卻迴至野狐泉問居人曰是王將軍塚塚邊係一伶人卒店曰妻果疾亡以甚痛遂將將軍墳側故呼曰連陰三娘云旬日而伶官亦移其尸歸葬長安矣

廣異記韓愈以乾元中任虢州吳山令奉與進上宇文觀字機等相善並應徵至吳山讀其策計扶賦之韓吳山令令發國劉前任各死令觀有大機劉觀機卒感其精熟而散私與典正欲徵不在狀伐夫之期有一日父更曰微徵劉子曰命在於人貴不在附于等無然其謀遂亡後數日觀機行樹傍一孔旁註潤澤中有市氣上昇為雲何觀遂乃令婦人掘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棺已爛壞有少齒髮及腳骨時骨皆在遂至西北隅有一物繫諸足採其乃以五十斤一入取之初絕然燭一火一人自刀採其索在視其食餅餅中有水水上有一林樹連枝等物焉出地土悉如燭燭微令命倖也收燭燭以新棺葬非謂其死而後令小者南指葬之既至舍食食飲死來人口微微令事之更於燭燭語云已足言將軍吳若錦身以殺受葬於此縣直車近坊坊傍

苦寒極欲求遂改後累有所白多遇令死遂令某吏無可上遂令明時及兩地俸其市物其甚厚皆史無憾乃以燭燭之耳微燭數日自燭燭上不明令史人等以此燭燭當令以永報朝廷而司小叔其罪誠平也又重燭云尋當燭之祭創造此燭是字文七及辛四燭燭數日竟忘之僕不知自當燭燭見其時燭燭于生命壽數位位獲一第終不及緣且多厄難我當殺其三死若若為官驛我亦不能救守乃方丈使兄厚方使厚葬觀來在岐山久之歸忽空中語云七郎大人在肝疾急還已在飯食故令亦小瘳若有莊人來報可無懼也若遲要可日後機無食肉肉與便至具知即白觀入門其妻亦忤會壯客馬駒死以熱湯及肉餽觀觀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亂困而絕氣其妻哀哭謂觀云云令君勿食馬何故遂約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無活理我在亦無害也遂令左右執筆疏方藥服之乃愈後觀還吳山會岐州上賊欲借僧徒觀等百觀有名被署中書舍人賊軍被官兵所殺觀等七十餘人繫州獄十人錮復至觀妻所語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為求請要至三千貫贖妻謝錢實實不能辦請到地府所用是人間錢錢云紙錢力薄之說屢屢見獄中謂觀曰我適於夫人得三千貫為君贖罪亦解矣有劉使君若君當得飽食無憂也等而語用劉使君為贖州刺史日奏曰點方某費未相見所用由為道所引竟繫獄至州日滿一切釋免上可其奏至州悉否獄囚出脫之觀既以為

號所書私而運來半歲餘呂崇實為河東縣度書
記之士在朝多言觀者崇實泰親左衛兵曹河東書
記鄭顯夫一舉崇實送相自足約至親甚為愛動衣
絲絮西向拜禮忽倒地獨書語嘆息久之謂鄭勿
令作官何已受官卑何謂復還千萬珍重不復來矣
如何云已受官卑何謂復還千萬珍重不復來矣
後四日服還疾卒初女兄錫太元其像髮潤赤
狀若今之庫裏雲云

廣興記善昌令趙邵李雲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
初隱諸兄南渡卒葬於吳之海鹽其甥兄帳莊在濟
源有妹某居去莊十餘里離山之北不遠南出上元
中忽見妹還問其由來云為賊所掠言對有理家人
不之語姊以亂故恐不相全會卒將妹近訪張氏積
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慧所不遜於張家獨
據一房來去居往未泰中國步既清張及諸弟自江
東入京參選事畢還莊欲至數百里妹在莊忍別姊
云諸兄弟等數日當至我須暫住張家又過姊別姊
問其故曰張家云爾姊送至中路還避還行十餘步
還顧不復見姊暗怪之後二日張氏報云已死賊及
外甥等悉渡海已而諸兄弟遂至因訪張氏妹張
言果上元中死殞在海鹽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
張家視屍果不復見屍驗其衣鏡皆人棺物于
亦尋死

河東裴慶幼好彈琴時有鄉師為新曲最妹就
就學雖其親受於是脫就學聘授其妹遂有能名久
之展客江湘年於南婦妹在家忽忽身獨還家
驚告問其故云囊囊月奴等在後門暴方至歡慶之

後因來卒彈復令其妹理曲有奇誤頗悉皆正之眾
正十餘曲不復見其妹與妻俱乃至云

薛蘭石河東人唐德初浙東觀察薛蘭用萬石為
未嘉令數月忽病其妻曰後十日家內食盡食盡時
我亦當死來殺莊首為之奈何婦曰君身生保何為
自作不祥之語薛石云死甚可惡有言者不得已耳
子期果卒驗軍棺中總令呼錢事仇事等既至謂
口萬石不曾身死言之據然自此未嘗獲君全妻
子饒窮遠歸無路所相召者欲以說愛妻君爾時未
嘉米貴十萬錢妻石於獄事已下米未有差也人
兒雖困不依適適至承恩亦有贈後數日謂下人口
我暫往越州謁見薛公汝輩既得親食吾不愛矣自
爾十餘日無一婦妻泣被遺棄忽聞其語驚起曰
君何所來答云吾從越還中不已知吾亡兄令張郭
東迎又為兩女嫁得兩兄弟之婿可為兩兄宜速
來迎弟即到水即可便發不爾當離山就之劫第
速去也家人因足繫未會卿至即日首途去永嘉
百里溫州武賊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即焚香呼曰必
有奇吉不問則否現見家人門

范敬者唐德初於蘇州間酒肆日晚有婦人從門過
范敬者見其儀容婦人初不辭語乃去而後復面
向路而生其夜復中窺其奸好木明去六失梳子
竟不肖婦之隙鳴佩首而去及獲於林而得一紙
河心其妾之因由禮而紅裙大七日死矣
河中心其妾以唐德一年忽初七日家人設齋畢
忽於中門見率兩婦從門而入奴等再持簪下馬
入庫於西庫諸子珩湯湯落云死是命何用悲耶

只搜亡者心其制屬事久之終先察項妹生年
四人頃年再安河所寶引有衣其持高善所愛耳
寶雖不出歸使呼之還謂之曰生死雖殊至於恩情
所未嘗言何懼而不出此相在地下聞君哭聲縱令
如生何亦不來於長相去不出一年夫妻重
如生何亦不來於長相去不出一年夫妻重
人聞言將即意即初初不云終云郭欲不從亦不
及及後日高便歸至此相迎幸無難也遂呼諸婢
謂曰人口欲奉事娘子亦宜從行復取其妻衣服
手自別之全為數袋以有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
子自別之全為數袋以有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
子自別之全為數袋以有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

見不宜以故時與合解可以實兄同穴至還言
神道是陰言鬼使出奴等至西門外見於驛騎走而
從僕雖西不復見夜日車騎至門外人不見惟四
婢言之之從僕棄取所遇友服與家人武遂各倒
地死
漢魏錄代示將河朔未家賊劫掠劫掠者極勝人
也因出遊掠掠其後亦自擊象因殺其行旅而皆不
傷掠勝人一日引髮入至極寒寒外夜半月明方
思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如花嬌容數乘輿人同
行見劫掠之曰官軍耶賊軍耶賊軍耶左右曰疾將軍
也行人曰張將軍是孫將軍耶又何軍客之爾士
卒之聲也左右怒曰動請殺之因執小將百人而襲
行賊兵甲者不過三十人合戰數傷士卒凶惡
自損兵刃而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南地土得極
陽子女為妾今來視此度其地土下得極陽女
經不謂爾等將殺我無傷方此止之而不犯將軍

只搜亡者心其制屬事久之終先察項妹生年
四人頃年再安河所寶引有衣其持高善所愛耳
寶雖不出歸使呼之還謂之曰生死雖殊至於恩情
所未嘗言何懼而不出此相在地下聞君哭聲縱令
如生何亦不來於長相去不出一年夫妻重
如生何亦不來於長相去不出一年夫妻重
人聞言將即意即初初不云終云郭欲不從亦不
及及後日高便歸至此相迎幸無難也遂呼諸婢
謂曰人口欲奉事娘子亦宜從行復取其妻衣服
手自別之全為數袋以有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
子自別之全為數袋以有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
子自別之全為數袋以有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

以懷德之故不欲斷之乃曰若某將軍人即留討
留德人即不欲斷即可動矣又人戰後不利劾劾
退左右皆憤怒遂出其兵分三路更圖又戰戰不
利離地離土雖出師如氣勢亦乃止左右劾劾
退而問曰君兵是勝也非人也見傷傷而退
笑言曰若為短兵是勝也非人事而復欲與我除
軍銳力也勅乃下馬再拜又謂劾曰安緣山又子死
史兵僥命若為盜案以衆勝之自當富貴劬劬又拜
曰我無敵者僥倖然推我為長我何可佐人爾地
王乃出兵者僥倖然推我為長我何可佐人爾地
導以兵歸史臣時果用之為將數年而卒

[illegible]

殺一女而親友誼棄之他鄉陳國夫亦果如婦言
 後以爲事畢即欲立歸除陳國夫則卷開而之而來
 却是以爲凶險之至至獨入婦房于其日暮內聞雷
 電聲至及明覺被木道士扣門命祭鑪香燭堂下
 陰得古墳窺見婦女墳道土說書中有甲氏與茂
 雞甲氏即讀此章有一女下二十許叩頭謝言
 是女也即當死矣曰牛鬼某也而命有來使速往其
 是女也當且不修德而强暴淫欺白當爾來使速往
 墳它穴復因矣

[illegible]

之類。張孝然延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
之。張悉力以物之。王生倉卒驚起。以悅悅之。不
日。人遂往。王生棄輿奔逃。入西北隅。廬中。據臥
頭及屋梁久之。乃滅蓋。諒聞聲悉起。見李生驚
竄。流矢心。曾稍移。乃王召招。招將棄。及明而辭。去。物
取。所付書。聞觀之。乃王寄書。勸人教以辭。去。物
書。信。句。動。觀。重。之。則。信。及。李。生。能。言。因。之。都。不。省
記。但。見。其。驚。奪。一。麗。人。相。誘。去。耳。清。不。記。焉。驛。之。故
史。云。楊。傳。助。人。有。神。先。天。已。曾。投。一。客。使。此。事。王。客

博興志李奎爲州吏莊在扶溝永泰二年春因清
明欲至伯陵河先是路旁有塚去路約二十步其
上無草牧豕一羣其有李奎忽見塚上有穴大如盤
衆有火而趨穴下馬踏塚馬吃不歡聲之一躍
五方坐而相視曰此穴豈塚中死人不歡聲之一躍
五方皆滅五女亦失所在竟絕上馬而走未上大路
五女火倏出迷途者不能脫以鞭撻拂爲火所
絃近行十里至伯陵河有犬至方滅明日有馬尾
被燒者及服從者悉出自後道曰此五女塚今存

廣惠記肅審者工部尚書夏之子朱泰中爲長洲分
性貪暴然有理辨人憐憫焉番居大洲三年前後
從受無恥極四五月廿三日不意至察院廳內餘
衆外門迴牆所以騎射者直入院中
者皆見門者走入曰審口適有紫衣將軍二十騎直
入不待通書問其人安在焉得不見門者出至旗頭
史見騎從內出以白衫蒙審步行門者又白奇中審

年歲漫遠汝小何出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稽也汝明日見馬駒墓其下是也又曰若我西行當以二魂與入關關其故吾曰為叔母在此亦須歸葬以叔母諱謂曰叔母則汝母是汝外舅吾亦自呼作叔母焉吾孤獨從戎場來此伴君後因神祇降臨不再去故要一魂與吾言記而去修忽不見遺家猶待魂於焉焉所集平地藉之信是李五娘墓更於下得胡某方荷弁并廣興記李元平者膠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曆五年客於東陽縣令潘若餘除醫察忽有美女服羅裙襦容色甚麗有南太神隨來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悅而極之問以所適及旦其衣悉云素未相識遺蘭兒過井隨至王孫也元平初不測對但求拜見須臾女從中相見悅有如其語歡言者久之謂元平曰所以來者亦見君論宿侍事我已非人君無懼乎元平心既相愛略無疑則謂女曰任當已之僕亦何懼女云已人君任江州刺史君前是江州門夫在使君家長有體生於貧賤而容止可悅我以因緣之故耳與交通君幾日思舊寵沒故我不敢與君密情素持千手眼菩薩咒所願後身各生貴家重為婦嫗以永華塗君左股為志君試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驗矣元平自視如其言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始告歡亦甚歡願恐元平曰此生時生不待久留甚甚恨恨言立悲涕云後身今為婦也及我年十六當得方伯此時方為合婚中間幸無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欲婚亦不可得言訖去

博覽記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開教立為投秀實舊密便潛逃出鳳翔山夜復振太不館其館將十里告館無人已久久致誤入之但許覓無難潛即有二皇彩人進門而拜控至廳即問此何人以實實如是皇彩人對曰亦往既坐亦如常館之禮須臾皇彩人通曰知館官鳳州河池縣劉敬教立見之問曰此館是無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此館宮闕尚生荆棘敬教立奇其言語諭告出人右儼乃云此館所用最散逸因指二皇彩人曰此皆某家兒前奴一名道奴一名知禮儼曰應奉南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貌皇彩下皆衣紫白面若眉鬚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敬教人也今殿廚中有三數婢供饋其其忙其久驚疑至食其精敬立與儼同食其飽喜僕等皆如法乃發敬立問儼曰緣何行馬瘦甚可謂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儼又具餅亦如法儼處分知遠取西槽馬逐大使至前館集令道奴東槽馬我發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儼亦行可一里儼即却迴轉別駕於常館官別後數里敬立覺所備馬有人養之極低而漸盛乃換己馬被狀而行四五里東方俱明前館方有吏迎拜敬立驚曰君幾發儼曰日前館無人使何以宿大訝及問所送僕馬但已不見其所載輜重已却還百餘步路跡歸王前館詰吏曰昔有前館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賓宮在彼館後園久已損毀敬立却迴轉之縣尉更無物唯牆後有古磚宮東廡前有搭棧木馬古便中有高柳木馬門前廢竿下瑣宮前有皇彩數人澗溪中有生食氣

須臾昨昨夜所食特作朽爛氣如黃衣鉤塵之芭斯乃擬中送巴人之食也童僕告曰三日復者前定錄員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赴鼓琴方遊者侯門館每夕臨遊宴往往得與貴客夜宿城南荷末嘴中夜後出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吏支頭來語思溫謂是虛吾殊不回顧及曲輿與誰乃知非向者何道之人遂懷琴而退老人曰少年勿博余是秦時河南太守秦陳也還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攜琴絃聲清越故來聽耳知君雖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溫為秦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非君將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而正之聲韻適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思溫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思溫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當為王門之伶人乎思溫懷然受教且問辭遂之事復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薪當為君問之此後一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思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敷出幾為武職當有大禍所免結之語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西遊抵成都以所攜調琴令公公二萬之眾要將隨車十七八年所妻妻不下下萬又娶大將軍車馬第七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門思溫見之入言報謝不悅後二日家滿尊令公遂補討擊使離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思溫主求為道使及不果及到關復反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殺家僕不知所在也